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二百九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一

李諂

程戡

夏侯嶠

盛度

丁度

張觀

鄭戡

明鎬

王堯臣

孫抃

田况

李諂字仲詢唐趙國公峘之後峘貶死袁州因家新喻

遂為新喻人。諮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諮日夜號泣。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除大理評事。通判舒州。召試中書。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三司開封府判官。再遷左正言。出為淮南轉運副使。帝幸亳。以勞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會江南饑。徙江東轉運副使。為度支判官。擢知制誥。寇準數改諮所擬制。辭諮不樂。以父留鄉里。請外。遂出知荆南。會翰林學士闕。宰相擬他官。帝

曰不如李諮遂為學士仁宗即位超遷本曹郎中權知開封府數月權三司使拜右諫議大夫嘗奏事兩宮曰天下賦調有定今西北寢兵且二十年而邊餽如故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厚下即詔諮與御史中丞劉筠等同議冗費以景德較天禧計所減得十分之二時陝西緣邊數言軍食不給度支部內錢不足支月奉章獻太后憂之命呂夷簡魯宗道張士遜與諮等經度其事諮曰舊法商人入粟邊郡

算茶與犀象緡錢為虛實三估出錢十四文坐得三司錢百文諮請變法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三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謗蠶起諮以疾累請郡改樞密直學士知洪州行數月而御史臺鞠吏王舉勾獻私商人多請慈州礬會計茶法不折虛費錢妄稱增課百萬緡以覲恩賞諮坐不察奪職久之進給事中知杭州復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衣冠子弟恃蔭無賴者諮悉杖之境內肅然還勾當三班院坐舉吏降左諫

議大夫權三司使事是歲禁中火倉卒營造應辦舉集
進尚書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數月遭父喪起復遷戶
部侍郎知諫院事是時權茶法寢壞乃詔諮蔡齊等更
議之諮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於是復用諮所變
法語具食貨志卒贈右僕射諡憲成諮性明辨周知世
務其處煩猝常若閒暇吏不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
抑僥倖人以為稱職無子以族子為後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少力學舉進士甲科補涇州

觀察推官再遷祕書丞通判許州曹利用貶戡以利用
壻降通判蘄州徙虔州州人有殺母暮夜置尸他人之
門以誣仇者獄已具戡獨辯之正其罪以尚書屯田員
外郎知歸州召為侍御史三司度支判官寶元初忻代
地震壞城郭廬舍死傷甚衆命戡安撫頗以便宜從事
改起居舍人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未幾知
渭州陝西有保毅軍人苦其役戡奏曰保毅在鄉兵外

不黥而有籍所以佐邊備也已隸保捷而保毅籍如故
州縣以供力役率困憊至破析財產售田者猶數戶出
一夫民不勝苦因詔私役保毅者以計傭律坐之進樞
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坐常保任貝州張得一得一伏誅
奪職出知鳳翔府尋徙河中御史中丞張觀辯之復為
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瀛州四遷給事中契丹使過
稱疾求著帽見戡使謂曰有疾可毋相見見當如禮使
者語屈冠而見人言歲在甲午蜀且有變孟知祥之割

據李順之起而為盜皆此時也仁宗自擇戡再知益州
遷端明殿學士召見慰遣至彭州民妄言有兵變捕斬
之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戡獨完城浚池自固不
以為嫌也召拜參知政事奏禁蜀人妖言誣民者避宰相
文彥博親改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數與宋庠爭
議諫官御史皆論之戡亦自請罷除吏部侍郎觀文殿
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尋拜宣徽南院
使鄜延路經畧安撫使判延州英宗即位以安武軍節

度使留再任初覃恩蕃官例不序遷至是用戡奏始皆得遷又請首領有戰功材武皆得召見選補為蕃官延州夾河為兩城雉堞頗卑小敵登九州臺則下瞰城中戡調兵夫大增築之橫山酋豪怨諒祚欲率其屬叛取靈夏來求兵為援戡言豺虎非自相搏則未易取也癰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宜乘此許之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英宗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報言者請選大臣帥永興屯重兵以制五路救戡

具利害以聞戡以為四路距永興皆十數驛設有警使聽節制則不及事矣且闕中財賦不贍宿軍多何以給之治平初命宦官王昭明等領四路蕃部事戡曰蕃部所以亡去苦邊吏苛暴為西人誘略爾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領犒以牛酒恐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更置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兵兼沿邊巡檢使無復專蕃部事從其奏夏人遣使入貢僭漢官移文于州稱其國中官曰樞密戡止令稱使副不以官稱樞密曰

領盧方許之戡告老章累上終弗聽遣使以手詔問勞
賜茶藥黃金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為
要地豈養病所耶召還道卒贈太尉諡康穆戡以在邊
安重習事治不近名然不為言者所與或傳戡交通宦
官閹士良至令妻出見之

夏侯嶠字峻極其先幽州人高祖秀為濟州鉅野鎮遊
奕使因家焉父浦梁開平中以明經至棣州錄事參軍
嶠幼好學弱冠以詞賦稱周相李穀延至門下又依西

京留守向拱攝伊陽令拱移安州又令攝錄事參軍太平興國初舉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興州累遷右贊善大夫從征太原督芻糧于河朔遷殿中丞通判邠州歲滿拜監察御史通判興元府進秩殿中丞雍熙二年代還對便殿太宗語有司曰此人朕自知其材行勿須奏擬即日改左補闕直史館賜緋魚會王師護邊乘傳督河間譚道就命知莫州踰月徙洪州改起居郎真宗在襄邸太宗擇朝士謹厚者為官屬即召入為翊

善賜金紫加直昭文館真宗尹京府命兼推官加司封
員外郎東宮建復兼中舍遷工部郎中及嗣位拜給事
中知審刑院數月擢樞密院副使咸平元年以戶部郎
中罷二年始建講讀之職命嶠為翰林侍讀學士及楊
徽之卒又命兼祕書監是秋江浙饑命為江南巡撫使
所過疏理刑訟存問耆老務從寬簡人以為便使還采
病民二十餘事上之亟詔釐革又判吏部選事嶠善鼓
琴好讀莊老書淳厚謹慎居官無過失真宗尤愛重之

多所詢訪每以善人目之素好道留意養生少疾景德
元年五月以選人俟對崇政殿暴中風眩亟詔取金丹
上尊酒餌之肩輿還第遣內侍召外內名醫診視其夕
卒年七十二詔贈兵部尚書賙賜外增賜白金三百兩
給葬錄其子大理寺丞晟為太子中舍孫恭為奉禮郎
姪孫蔚賜同學究出身嶠在近侍恩遇甚渥卒後數月
畢士安為相撫坐歎曰使夏侯君在吾豈先據此位有
集十五卷大中祥符初晟上漢武封禪圖續金匱玉匱

石礮石距之狀咸有注釋上覽而善之至駕部員外郎
恭至太子中舍

盛度字公量世居應天府後徙杭州餘杭縣曾祖璫仕
錢氏為餘杭縣令父豫從錢俶入朝終尚書度支郎中
度舉進士第補濟陰尉選為封邱主簿改府倉曹參軍
為光祿寺丞御史臺推勘官改祕書省祕書郎試學士
院為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契
丹寇邊從幸大名數上疏論邊事奉使陝西因覽疆域

參質漢唐故地繪為西域圖以獻改開封府判官坐決獄失實降監洪州稅起知建昌軍三司鹽鐵判官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度嘗奏事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為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

為河西隴右圖願備上覽真宗稱其博學後遷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以疾不拜改會靈觀判官入翰林為學士加史館修撰歷兵部郎中景靈宮副使寇準罷相度以交通周懷政出知光州乾興初再謫和州團練副使丁謂貶起為祠部郎中復兵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知筠州更虔滁蘇三州還知審刑院以右諫議大夫知揚州加集賢院學士初度謫洪州建請復賢良方正科又請建四科以取士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

明於體用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明曉法律能按章覆問科既而用夏竦議置六科其議亦自度始復為翰林學士史館修撰遷給事中嘗受詔與御史中丞王隨議通解鹽聽商旅入錢算鹽語在食貨志尋進承旨以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學士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時王曾呂夷簡為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

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問曾曾薦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遷知樞密院事章得象既相以度嘗位其上即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以尚書右丞罷復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暴感風眩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肅度好學家居列圖書每歸未嘗釋手敏於為文而

汎濫不精嘗奉詔同編續通典文苑英華注釋御集真
宗祀汾陰仁宗在藩邸詔掌起居牋奏及留司章奏有
愚谷銀臺中書樞中四集又有中書翰林二制集天禧
三年詔許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
學士不預時度官兵部郎中因請追封其母自是學士
官未至諫議者其母皆得封郡君度體肥大艱於拜起
賓客有拜之者則俯伏不能興往往瞪視而詬詈之性
極猜險雖平居僚友不敢易語言所至下貧無賴多所

縱捨稍有貲者一切繩之以法子申甫終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校理嘗為福建轉運使頗以修潔稱從兄京有吏能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

丁度字公雅其先恩州清河人祖顓後唐清泰初陷契丹逃歸徙居祥符父逢吉以醫術事真宗藩邸然好聚書與儒者游度強力學問好讀尚書嘗擬為書命十餘篇大中祥符中登服勤詞學科為大理評事通判通州改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坐解送國子監進士失實監齊

州稅還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上書論六事一增講
讀官二增諫員三補廕用大功以上親四選河北河東
役兵補禁軍五籍令佐墾田為殿最六凡緣公事坐私
罪杖者聽保任遷官章獻太后善之舊制監司及藩鎮
辭謁皆賜對仁宗初即位止令附中書樞密奏之度言
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嘗獻王鳳論於章獻太后以
戒外戚歷三司磨勘司京西轉運使司天言永昌陵有
白氣請增築以厭之有詔按視度奏神道貴靜不可輕

繕治乃止入知制誥遷翰林學士糾察在京刑獄判太常禮院兼羣牧使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所以禦邊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輯寧幾二十年為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為制禦

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寧二府
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苻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
駕出游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
從之累遷中書舍人為承旨時葉清臣請商州置監鑄
大錢以一當十度奏曰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
法輕重大小最為折中歷代改更法雖精密不能暮年
即復改鑄議者欲繩以峻法革其盜鑄昔漢變錢幣盜
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錢錢輕幣重嚴

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
畸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芻糧增價臣嘗知湖州民
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強盜殺人
取其敝衣直不過數百錢盜鑄之利不啻數倍復有湖
山絕處兇魁嘯聚鑪冶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為盜民間
銅鉛之器悉為大錢何以禁止度又言祥符天聖間牧
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虛費遂廢八
監然猶秦渭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奇嵐軍歲市馬

二萬二百匹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牧
三萬而已馬少地閑坊監誠可罷若賊平馬歸則不可
闕今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為兵請令民畜
一戰馬者得免二丁仍不許質產以升戶等則緩急有
備而國馬蕃矣慶歷中副杜衍宣撫河東久之還端明
殿學士知審刑院時江西轉運使移屬州凡市米鹽鈔
每百緡貼納錢三之一通判吉州李虞卿受財免貼納
事覺大理將以枉法論度曰枉法謂於典憲有所阿曲

虞卿所違者轉運使移文爾遂貸虞卿死帝嘗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宜用才時度在翰林已七年而朝廷方用兵故對以此諫官孫甫論度所言蓋自求柄用帝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顧未嘗及私甫安從得是語未幾擢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因言周世宗募驍健有朝出羣盜夕備宿衛者太祖閱猛士實騎軍請擇河北河東陝西就糧馬軍以補禁旅之闕又言契丹嘗渝盟預備不可忽

因上慶歷兵錄五卷贍邊錄一卷明年參知政事會春
早降秩中書舍人踰月復官後二年衛士為變事連宦
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請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鞠之
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
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與爭於帝前仁
宗從竦言度遂求解政事罷為紫宸殿學士兼侍讀學
士御史何郯言紫宸非官稱所宜改觀文殿學士知通
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再遷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

諡文簡度性淳質不為威儀居一室十餘年左右無姬侍然喜論事在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著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所為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為監又嘗示以欹器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度對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奏太宗嘗作此器真宗亦嘗著論於是帝製後述以賜之度著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卷編年總錄八卷奉詔領諸儒集武經總要四十卷子諷集賢校理

張觀字思正絳州絳縣人少謹愿好學有鄉曲名中服勤力學科擢為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解州會鹽池吏以贓敗坐失舉劾降監河中府稅復通判果州改祕書省祕書郎仁宗即位遷太常丞擢右正言直史館為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改右司諫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出知杭州還判國子監權發遣開封府事進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累遷左司郎中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觀謂承平日久政寬

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四曰節用河北大雨水又條七事曰導積水以廣播種緩催欠以省禁錮寬刑罰以振淹獄收逃田以募歸復罷工役以先急務止配率以阜民財通商旅以濟艱食復知審官院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康定中西兵失利因議點鄉兵久之不決遂與王巖陳執中俱罷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河壞孫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

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增築之隄
完水亦退徙鄆州舊法京東通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
私煮觀上言利之所在百姓趨之雖日殺于市恐不能
止請弛禁以便民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歷知應天府
孟州河南府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以父居業高年
多病請便郡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月餘拜左丞丁父
憂哀毀過人既練而卒贈吏部尚書諡文孝觀性至孝
初為祕書郎其父方為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

宗嘉之以居業為京官及觀貴居業繇恩至太府卿居業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于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早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趣尚恬曠持廉少欲平生書必為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為人仁宗飛白書清字賜觀以賞其節然於吏事非所長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人見否眾傳以為笑

鄭戩字天休蘓州吳縣人早孤力學客京師事楊億以

屬辭知名後復還吳及億卒賓客弟子散去戩乃倍道
會葬舉進士擢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寧國軍節
度判官事召試學士院為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通判越
州還改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禮院注釋御製發願文三
寶讚升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
知制誥判國子監選明經生講解經義徙知審官院遷
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吏馮士元為姦
利有告士元受賕藏禁書者戩窮治之辭連宰相呂夷

簡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事程琳遂逮捕夷簡子公綽
公弼參劾其狀既而士元流海島度琳坐嘗交關士元
罷去其餘絀罰者自御史中丞孔道輔天章閣待制龐
籍又十餘人朝議畏其繳核戢敏彊善聽決喜出不意
獨假貸細民即豪宗大姓繩治益急政有能迹徙權三
司使復轉運使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較三司出入得
羨錢四百萬緡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改樞密副
使戢與參知政事宋庠為宰相呂夷簡所忌與庠皆罷

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錢氏置
撩清軍以疏淤填水患既納國後不復治葑土堙塞為
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
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如戩法遷給事中徙并州
道改鄆州又徙永興軍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
緩急折為三等非急罷去先是衙吏輸本京師浮渭泛
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奏歲
減二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多豪

惡戢治之尚嚴甚者至黥竄人皆惕息未幾為陝西四
路都總管兼經畧安撫招討使駐涇州聽便宜從事遷
尚書禮部侍郎時知慶州滕宗諒知渭州張亢過用公
使錢戢致于法行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
置酒元昊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敵騎至者戢曰此
必三川將按邊回非敵騎也已而果然及疆事少寧詔
還知永興軍初靜邊若主劉滬謀築水洛結公二城以
通秦渭援兵招生羌大王族為邊衛戢使滬與著作佐

郎董士廉督其役會罷戩四路安撫使韓琦知渭州尹
洙皆以為不便召滬士廉罷役歸不聽乃使裨將狄青
將兵以往械送德順軍獄戩力爭于朝卒城之進戶部
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契丹與元昊方交兵邊奏
互上獨戩不以聞詔遣使問其故戩對曰敵自相攻中
國不足憂也廊府間有棄地曰草城川戩募工人為弓
箭手計口給田初兵興用不足河東行鐵錢山多炭鐵
鼓鑄利厚重辟不能止戩乃請三當一令既下兵民相

扇動數千人邀走馬承受訴承受中貴人不能遏又羣譟州門守門者拒不得入戩聞悉召至庭下推首謀者數十人黥隸他州事乃定遷吏部侍郎改宣徽北院使拜奉國軍節度使卒贈太尉諡文肅戩遇事果敢必行然憑氣近使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邱人中進士第補蘄州防禦推官真宗崩上真頌四十六篇改大理寺丞薛奎領秦州辟為節度判官奎徙益州辟知錄事參軍程琳代奎奏為

簽書節度判官就通判州事遷太常博士還朝仁宗問
鎬所能奎稱其沈鷙有謀能斷大事除開封推官獻六
宄書進尚書禮部員外郎為三司戶部判官改刑部員
外郎京東轉運使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益州路轉運
使會歲饑民無積聚盜賊間發鎬為平物價募民為兵
人賴以安知陵州楚應幾贓敗或告以先期奏之鎬曰
獲罪則已安可欺朝廷耶卒坐失察降知同州未逾月
會元昊寇延州起為陝西轉運使虜破金明砦既去議

修復其城帥臣擁兵不即進而鎬止以百餘騎自督將士一月而成又常閱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餘人教以強弩奏為清邊軍號最驍悍其後陝西河東頗倣置之遷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知陝州徙江淮制置發運使未行會賊破豐州擢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修建寧中侯百勝砦鎮川清塞堡凡五城以勞遷左司郎中明年擢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鎬大巡邊以備賊時邊任多紆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

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婦聞皆散走以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府王則叛命鎬為體量安撫使則未下又命參知政事文彥博為宣撫使以鎬副之貝州平遷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諸將悉超遷都虞候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為五等每等遷一資彥博數推鎬功拜參知政事已而疽發背帝謂輔

臣曰鎬忠亮有勞及其未亂思一見之臨問惻然曰方
賴卿謀國事何遽被疾鎬氣億猶能頓首謝翌日卒謚
文烈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不苟為世所
推重王則者本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自賣為人牧羊
後隸宣毅軍為小校恩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
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
涿母與之訣別刺福字於其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字
隱起爭信事之而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

州約以慶歷八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內殿承制田斌以從卒巷鬪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

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湊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
張巒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建國曰安陽勝所居門曰
中京居室廐庫皆立名號改元曰得聖以十二月為正
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淫其面曰宜軍破趙
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
闕補其徒為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
令守者伍伍為保一人縋餘悉斬有州民汪文慶郭斌
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為內應夜垂縋

以引官軍既內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衆拒戰初官軍
既登欲專其功斷絙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
與文慶等復絕而下是夜城幾克則期正月十四日出
要劫契丹使諜者以告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賊果
以數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城峻不可攻乃為距闕將
成為賊所焚遂即南城為地道日攻其北牽制之及文
彥博至穴通城中選壯士中夜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
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閭

門祇候張綱緣壕與戰死之總管王信捕得則其餘衆
保村舍皆焚死檻送則京師支解以徇則叛凡六十六
日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
丞通判湖州召試改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會從父
冲坐事出堯臣知光州父喪服除為三司度支判官再
遷右司諫郭皇后薨議者歸罪內侍都知閻文應堯臣
請窮治左右侍醫者不報時上元節有司張燈堯臣俟

乘輿出即上言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當遊幸帝為
罷張燈擢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提舉諸司庫務知
審刑院入翰林為學士知審官院陝西用兵為體量安
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
不及於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關中之民凋弊為甚請
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仁宗從之使還上
言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然可使戰者止十萬賊眾
入寇常數倍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

三勝由衆寡不侔也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宜先備之今防秋甚邇請益團土兵以二萬屯渭州為鎮戎山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為原渭聲勢二萬屯環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並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砦柵為控扼賊來利在虜掠人自為戰故所向無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門砦鎮戎之劉播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靜邊砦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

既入漢地分行鈔畧驅虜人畜劫掠財貨士馬疲困奔
趨歸路無復鬪志若以精兵扼險强弩注射旁設奇伏
斷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
賊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由兵寡而勢
分也若尚循故轍必無可勝之理又論延州鎮戎軍渭
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為賊先據勝地誘致我師將帥不
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乃與生羌合戰
賊始從鐵騎衝我軍繼以步卒挽彊注射鋒不可當遂

致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願敕邊吏
常遠斥候遇賊至度遠近立營若然後量敵奮擊毋得
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時韓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
范仲淹亦以擅復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人者皆忠
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才明
年賊果自鎮戎軍原州入寇敗葛懷敏乘勝掠平涼潘
原關中震恐自邠涇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
兵捍賊賊引去仁宗思其言乃復以琦仲淹為招討使

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人而使堯臣再安撫涇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劫德勝砦將姚貴閉城畔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衆遂出降乃為申明約束如舊而去既還上言自陝西用兵夏竦陳執中並以兩府舊臣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止為經畧安撫副使既而張存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張奎知慶州俱是學士待制之職亦止管

勾本路總管司事及疎執中罷四路置帥遂各帶都總管及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因而武臣副總管亦為副使今琦仲淹龐籍既為陝西四路都總管緣邊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稟節制而尚帶經畧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名號不異而所稟非一今請逐路都總管副總管並罷經畧只充緣邊安撫使既而滕宗諒亦以為請遂罷之又言鄜延環慶路皆險固易守惟涇原自漢唐來為衝要之地自鎮戎軍至渭州沿涇河大川直抵

涇邠畧無險阻雖有城砦據平地賊徑交屬難以捍防如郭子儀渾瑊常宿重兵守之自元昊叛命數年由此三入寇朝廷置帥府於涇州為控扼關陝之會誠合事機然頻經敗覆邊地空虛士氣不振願深監近弊精擇將佐其新集之兵未經訓練宜易以舊人儻一路兵力完實則賊不敢長驅入寇矣因論沿邊城砦控扼要害賊徑通屬及備禦輕重之策為五事上之又請涇原五州營田益置弓箭手及請徹潼關樓櫓皆報可以戶部

郎中權三司使辟張溫之杜杞十餘人為副使判官時
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收民餽舍錢十之三以助軍費
堯臣入對曰此哀世之事召怨而攜民唐德宗所以致
朱泚之亂也度支副使林維畏永和附會其說堯臣奏
黜維議乃定夔州轉運使請增鹽井歲課十餘萬緡堯
臣以為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牟取厚利適足以斂怨
罷之遷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為羣牧使丁母
喪服除轉右諫議大夫初學士蘇易簡丁度皆自郎中

進中書舍人充承旨及堯臣為承旨不遷官意宰相賈
昌朝所抑及是文彥博為相因其歲滿遂優遷之闕大
享明堂加給事中與三司更議茶法較天下每歲財賦
出入上其數遂拜樞密副使會儂智高反請析廣西宜
容邕州為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賓雷化鬱林儀
藤梧龔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隸邕州遇蠻入寇三
路會支郡兵掩擊令經畧安撫使守貴州以統制焉益
募澄海忠敢土軍分屯運全水道三州米以餉之罷遣

北兵遠戍時狄青經制嶺南詔青審議以為便居樞密
三年務裁抑徼倖於是有鏤匿名書以布京城然仁宗
不以為疑也以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久之帝欲以為樞
密使而當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進吏部侍郎卒贈尚
書左僕射諡文安堯臣以文學進典內外制十餘年其
為文詞溫麗執政時嘗與宰相文彥博富弼劉沆勸帝
早立嗣且言英宗嘗養宮中宜為後為詔草挾以進未
果立元豐三年子同老進遺稿論父功帝以訪文彥博

具奏本末遂加贈太師中書令改諡文忠

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子孫以田為業至抃始讀書屬文中進士以大理評事直集賢院通判絳州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為開封推官判三司開拆司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遷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史館修撰累遷尚書吏部郎中抃雖久處顯要罕所建明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紕

繩才不可任風憲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
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
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
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
趣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
止在臺數言事不為矯激尤喜稱薦人才帝欲除入內
都知王守忠領武寧軍節度使抃奏罷之溫成皇后葬
以劉沆為監護使抃奏沆為宰相不當為后妃護葬喪

事時又議為后建陵立廟抃率官屬言非禮因相與請對固爭不能得伏地不起帝為改容遣之御史請罷宰相梁適未聽抃奏曰適在相位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篤訓子弟言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物論宰相陳執中婢為嬖妾張氏榜殺置獄取證左執中弗遣有詔勿推抃復與官屬請對論列疏十上適執中卒皆罷改翰林學士承旨復兼侍讀學士帝讀史記龜策傳問古人動作必繇此乎對曰古有大疑既決於

已又詢於衆猶謂不有天命乎於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不專人謀默與神契然後為得也帝善其對諫官陳升之上選用責任考課轉運使三法命抃與御史中丞張昇典之卒亦無所進退焉再遷禮部侍郎抃久居侍從泊如也人以為長者既而樞密副使程戡罷帝欲用舊人即以命抃歲中叅知政事抃性篤厚寡言質畧無威儀居兩府年益耄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多可

笑好事者至傳以為口實御史韓鎮彈奏之罷為觀文
殿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復兼侍讀學士英宗即位進戶
部侍郎告老以太子少傳就第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
田況字元均其先冀州信都人晉亂祖行周沒于契丹
父延昭景德中脫身南歸性沈鷺教子甚嚴累官至太
子率府率況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舉進士甲科補江
陵府推官再調楚州判官遷祕書省著作佐郎舉賢良
方正舉太常丞通判江寧府趙元昊反夏竦經畧陝西

辟為判官時竦與韓琦尹洙等畫上攻守二策朝廷將
用攻策范仲淹議未可出師況上疏曰昔繼遷擾邊太
宗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而還又常
令白守素馬紹忠護送糧餉於靈州諸將多違詔自奮
浦洛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怯懦未甚更
練又知韓琦尹洙同建此策恐未審稟服臨事進退有
誤大舉其不可一也計者以為賊常併力而來我常分
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敗衄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

此思之未熟爾夫三軍之命係於將帥人之才有大小
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辨况庸人乎
今徒知大眾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才否此禍之大
者也兩路之人衆十餘萬庸將驅之若為舒卷賊若據
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一有不利則邊
防莫守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其不可二也自
西賊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終不敢深寇郡縣以饜
其欲者非算之少也直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

衆未易可測今師深入若無成功挫國威靈為賊輕侮
或別墮姦計以致他虞其不可三也計者又云將帥雖
未足倚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沒士氣
挫怯未能振起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
入不測之地獨其下使臣數輩干賞蹈利欲邀其功未
見其利其不可四也計者又云非欲深絕沙磧以窮妖
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城之北臣謂乘虛
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兇黨但殘戮孱弱以厚怨毒非

王師弔伐招徠之體然士出無策為彼之所為亦當霆
發雷逝往來輕速以掩其不備今興師十萬鼓行而西
賊已清野据險以待我師何襲挫之有其不可五也自
元昊寇邊人皆知其誅賞明計數點今未有間隙可窺
而暴為興舉計事者但欲決勝負於一戰幸其或有所
成否則願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如國事何其不
可六也昨仲淹奏乞朝廷敦包荒之量存廊延一路令
諸將勒兵嚴備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

招納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傳聞賊謀俟我師諸路入界併兵以敵此正陷賊計中其不可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中罷則是自相違異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即出兵邀擊或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用輕舉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於是罷出師議况又言治邊十四事遷右正言管勾國子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專供諫職

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嘗面奏事論及政體帝頗以好
名為非意在遵守故常況退而著論上之其畧曰名者
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
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
或謙弱自守不為恢閎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
好之豈可得耶方今政令寬弛百職不修二虜熾結凌
慢中國朝廷恫矜下民橫罹殺掠竭漑膏血以資繕備
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就講和為翕張予奪之術自非

君臣朝夕耻債大有為以遏後虞則勢可憂矣陛下若
恐好名而不為則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倘奮乾剛明
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姦兇則有神武之名斥
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斂則有廣愛
之名悅亮直惡巧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
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偷幸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
不為則天下何所望以平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
誼之訓曰名節羣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

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耻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時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葺堡砦意其畜姦謀乃上疏曰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賒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不當大責每念至此則惋嘆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為陛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對

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蓋旁無侍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敵桀慢而河朔將佐之良愚中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為計此臣所目覩也和議既定又

復恬然若無事者是豈得為安哉願因燕閑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慮患為急則人惟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惟恐不集以孤聖懷旦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為今不以此為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辨對議者羞之臣叨備近列實係朝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尋為陝西宣撫副使還領三班院保州雲翼軍殺州吏據闕城叛闕詔況處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盡

還延州侵地毋過許歲幣并入中青鹽請戮陝西陷歿
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有奏議二十卷
始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其父延昭延昭哀之
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延昭生八男子多知名況長子
也保州之役况阡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
之然卒無子以况子為後

論曰時治平而文德用則士之負藝致位政府宜矣李
諮程戡曉暢吏事諮變茶法雖浮議動搖乍行乍止卒

無能易其說戡任邊寄守以安靜非必智謀抑所遇之時耳嶠尚莊老以善著稱張觀丁度孫抃世推其德性淳易而盛度每為寮友猜憚心迹固何如也戡明偉宏放亦一時之俊堯臣議論鏗鏘正誼而不謀利其最優乎鎬堅正寡合馭軍嚴臨事果其安撫河東邊塞後來父老道其舉動措置輒嗟嘆追思况有文武才畧言事精暢然欲懲兵驕迺降卒弗忌陰禍惜哉

宋史卷二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二百九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二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
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為之延譽繇是聲稱翕
然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

遷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賜緋魚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畧曰項歲王師平太原未賞軍功迄今二載幽燕竊據固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因郊裡耕籍之禮議平戢之功則駕馭戎臣莫茲為重此要機也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所謂老師費財者是也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且曰天無迅風疾

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盍往朝之
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臣願陛下務修德以來遠無
鈍兵以挫銳又何必以蕞爾蠻夷上勞震怒乎此大體
之一也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
聞升陞軒記言動豈聖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彈奏中
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
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
其局苟職業修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爾者寓

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為比而尚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案獄官令枷杻有短長鉗鎖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為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藏皆麗於背遂減徒刑况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

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疏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為一賞奪邪時趙普為相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錫錫貽書於普以為失至公之體普引咎謝之六年為河北轉運副使驛書言邊事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

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矜捕斬小勝為功賈怨結仇興戎致寇職此之由前歲邊陲倣擾親迂革輅戎騎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勞煩耗數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俘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

忘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貴深謀所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治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漢武帝躬秉武節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伐遼東之國則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則是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見聽未必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

下不隱情得乎惡在其務大體而求至治也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姦究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於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

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書奏上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改右補闕復上章論事明年移睦州睦州人舊阻禮教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向學會文明殿災

又拜章極言時政上嘉納焉轉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上書請封禪以本官知制誥尋加兵部員外郎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錫上章有調變倒置語忤宰相罷為戶部郎中出知陳州坐稽留殺人獄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後徙單州召為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賢院至道中復舊官真宗嗣位遷吏部出使秦隴還連上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為之戚然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與魏廷

式聯職以議論不協求罷出知泰州會彗星見拜疏請責躬以答天戒再召見便殿及行降中使撫諭仍加優賜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即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請鈔畧四部別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為御屏風十卷置庖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真宗善

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每成書數卷即先進內錫乃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御覽序曰聖人之道布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迹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義以為鑒戒舉網要以觀會通為日覽之書資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乎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聖聰可
以銘於座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常道者錄為御覽

冀以涓埃之微上裨天地之德俾功業與堯舜比崇而
生靈亦躋仁壽之域矣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皆
銘几杖有戒蓋起居必覩而夙夜不忘也湯之盤銘曰
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銘於几杖曰安不忘危存
不忘亡熟惟二者後必無凶唐黃門侍郎趙智為高宗
講孝經舉其要切者言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憲宗采史漢三國已來經濟之要號前代
君臣事迹書于屏間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語要輒

用進獻題之御屏寘之座右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湯武比隆矣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飢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爭臣之體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六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

可得嗟惜久之特贈工部侍郎錄其二子並為大理評事給奉終喪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然性凝執治郡無稱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為農家九歲能文畢士安見而器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主簿徙知

長洲縣就改大理評事同年生羅處約時宰吳縣日相
與賦詠人多傳誦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
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
帶寵之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庭未寧訪羣臣
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
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
軍臣單于最為強盛肆行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
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

邪蓋漢文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
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
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
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
臣單于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
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爾臣愚以為外則合兵勢
而重將權罷小臣訶邏邊事行間諜離其黨遣趙保忠
折御卿率所部以犄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

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
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
民力帝深嘉之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表請同校
三史書多所釐正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
悅曰此不踰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是冬京
城旱禹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饑
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
未霑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飢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

之間政教有關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贓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

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
州團練副使歲餘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
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弘文館求補郡以便奉養
得知單州賜錢三十萬至郡十五日召為禮部員外郎
再知制誥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為繼遷不必勞力而
誅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
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則擒矣其後潘羅支
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言至道元年召入翰林

為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不便者
多所論奏孝章皇后崩遷梓宮于故燕國長公主第羣
臣不成服禹偁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
謗訕罷為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
馬五十匹為潤筆禹偁却之及出滁閩人鄭褒徒步來
謁禹偁愛其儒雅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
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真宗
即位遷秩刑部會詔求直言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

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宜勅封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已而為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

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為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

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于家然後

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隨唐始有科
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
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
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
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
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為
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需澤陞
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

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已下謂之旨授官
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為
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
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耕田
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
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
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
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為六矣假使天下有萬

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
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為
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
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
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
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
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
不疑姦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

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為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

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襪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為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

而王道行矣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畧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畧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

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
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
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強幹弱枝之術亦
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闕城無人守
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
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
臣穀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
至于此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為災

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矣疏奏上嘉

納之四年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鷄夜鳴經
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
遣內侍乘驛勞問醺釀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
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
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
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訃聞甚悼之厚賻其家賜
一子出身禹偁詞學敏贍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
躬行道為已任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

間斯無媿矣其為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頗為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所與游必儒雅後進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游其門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子嘉祐嘉言俱知名嘉祐為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為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

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
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
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顯嘉言
以進士第為江都簿真宗嘗觀禹偁奏章嗟美切直因
訪其後宰相以嘉言聞即召對擢大理評事至殿中侍
御史曾孫汾舉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少負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
遊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首薦有

夙儒張覃者未第詠與寇準致書郡將薦覃為首眾許其能讓是歲詠登進士乙科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再遷著作佐郎以蘇易簡薦入為太子中允遷祕書丞通判麟相二州乞掌濮州市征以便養俄召還賜緋魚知浚儀縣會李沆宋湜寇準連薦其才以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二州水遞夫就轉太常博士太宗聞其強幹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金紫旬日與向敏中並擢為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

張永德為并代部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
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
推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
兵脅訴軍校者詠引前事為言太宗改容勞之出知益
州時李順搆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緩師不進詠
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
校曰汝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
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

深入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遁吏執以告詠不欲與繼恩失歡即命繫投胥井人無知者時寇畧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官詠察郡人張及李

畋張達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民有諫訴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辭鏤板傳布詠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丁外艱起復改兵部郎中會詔川陝諸州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詠上言昨經利州以銅錢一換鐵錢五綿州銅錢一換鐵錢六益州銅錢一換鐵錢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

望依旬估折納銅錢真宗即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
入拜給事中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
僚有酒失者詠奏彈之二年同知貢舉是夏以工部侍
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
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
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
聚為盜則為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
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貲產

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詠覽之索
酒酌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
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人皆服其
明斷知永興軍府五年馬知節自益徙延州朝議擇可
代者真宗以詠前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
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就遷吏部侍郎轉運使黃觀上其
治狀有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諭詠曰
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三班領登聞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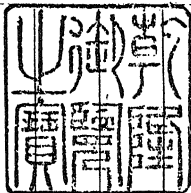
院詠中歲瘍生腦頗妨巾櫛求知潁州真宗以其公直
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蒞小郡令中書召
問將委以青杜或真定令其自擇詠辭不就遂命知昇
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詠秩滿借留就
轉工部尚書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
州安撫使進禮部上聞詠腦瘍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
還以疾未見恨不得面陳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
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

啓上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
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
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閹吏曰傅霖請見詠責之曰
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
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
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
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年七十贈
左僕射諡忠定詠剛方自任為治尚嚴猛嘗有小吏忤

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詠怒其悖即斬之少學擊劔慷慨好大言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為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為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於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為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下急病創甚飲食則痛楚增劇御下益峻尤不喜人

拜跪命典客預戒止有違者詠即連拜不止或倨坐罵之真宗嘗稱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乖崖以為乖則違衆崖不利物有集十卷弟詵為虞部員外郎論曰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蹇諤之節蔚為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後果符其言而醇文與學為世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降褒命以賁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祿固位者異矣詠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被獎與如此

然皆骯髒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於用云



宋史卷二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二百九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_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_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_臣陳墉

謄錄監生_臣姚元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九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五十三

掌禹錫

蘇紳

王洙

子欽臣

胥偃

柳植

聶冠卿

馮元

趙師民

張錫

張揆

楊安國

掌禹錫字唐卿許州鄆城人進士第為道州司理參

軍試身言書判第一改大理寺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并州擢知廬州未行丁度薦為侍御史上疏請嚴備西羌時議舉兵禹錫引周宣薄伐為得漢武遠討為失且建畫增步卒省騎兵舊法薦舉邊吏貪贓皆同坐禹錫奏謂使貪使愚用兵之法也若舉邊吏必兼責士節則莫敢薦矣材武者孰從而進哉後遂更其法出提點河東刑獄杜衍薦召試為集賢校理改直集賢院兼崇文院檢討歷三司度支判官判理欠司同管勾國

子監歷判司農太常寺數考試開封國學進士命題皆
奇奧士子憚之目為難題掌公遷光祿卿改直秘閣英
宗即位自秘書監遷太子賓客御史劾禹錫老疾不任
事帝憐其博學多記令召至中書示以彈文禹錫惶怖
自請遂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禹錫矜慎畏法居家
勤儉至自舉几案嘗預修皇祐方域圖志地理新書奏
對帝前王洙推其稽考有勞賜三品服及校正類篇神
農本草載藥石之名狀為圖經喜命術自推直生日年

庚寅日乙酉時壬午當易之歸妹困震初中末三卦以
世應飛伏納五甲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
卦合七十五年約半祿秩筭數盡于此矣著郡國手鑑
一卷周易集解十卷好儲書所記極博然迂漫不能達
其要常乘駑馬衣冠汙垢言語舉止多可笑僚屬或慢
侮之過閭巷人指以為戲云

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歷宜復安三州推
官改大理寺丞母喪寓揚州州將盛度以文學自負見

其丈大驚自以為不及由是知名再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徙揚州歸上十議進直史館為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時衆星西流并代地大震方春而雷詔求直言紳上疏極言時事安化蠻蒙光月率衆寇宜州敗官軍殺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紳上言曰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為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誠不可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千

人然而敢肆侵擾非特恃其險絕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聞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時唯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蠻人畏伏其名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邊屠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於此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艾將來而震疊荒裔彼六臣者雖不善為馭

自致喪敗然銜冤負耻當有以刷除臣觀蠻情所恃者
地形險阨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磽确資
蓄虛乏刀耕火種以為餽糧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
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爭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
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畧同
請速發詣宜州策應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轉運使備數
年軍食今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轉粟補
卒為曠日持久之計伺得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

穴杜絕蹊逕縱使奔迸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積聚使進無鈔畧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為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為聲援如獲首級即優償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滅況廣西溪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為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讐可保數十年無俶擾之虞矣朝廷施用其策遣馮伸已守桂州經制之蠻

遂平又陳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賞先王爵以褒德祿以賞功名以定流品位以居才實未有無德而據高爵無功而食厚祿非其人而受美名非其才而在顯位者不妄與人官非惜寵也蓋官非其人則不肖者逞不妄賞人非愛財也蓋賞非其人則徼幸者衆非特如此而已則又敗國傷政納侮詒患上千天氣下戾人心災異既興妖孽乃見故漢世五侯同日封天氣赤黃及丁傅封而其變亦然楊宣以為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二

曰慎選擇今內外之臣序年遷改以為官濫而復有論述微効援此希進者朝臣則有升監司使臣則有授橫行不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並甄錄之不三數年坐致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為賞矣三曰明薦舉今有位多援親舊或迫於權貴甚非薦賢助國為官擇人之道若要官闕人宜如祖宗故事取班簿親擇五品以上清望官各令舉一二人述其才能德業陛下與執政大臣參驗而擢之試而有效則先賞舉者否則黜責

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約太嚴舊制三人保者得選京官今則五人舊轉運使提點刑獄率當三人今止當一人舊大兩省官歲舉五人今才舉三人升朝官舉三人今則舉一人舊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奏舉今則須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驅馳下僚未免有賢愚同滯之歎也四曰異服章朝班中執技之人與丞郎清望同佩金魚內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賢才加禮遇之意宜加裁定使采章有別則人品定

而朝儀正矣五曰適才宜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為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其職任豈輕也哉宜擇主判官付之以事權責成其選事若以為格例之設久不可遽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寇準判銓薦選人錢

若水等三人並遷朝官為直館其非才亦許奏殿如唐
盧從愿為吏部非才實者並令罷選十不取一是也六
曰擇將帥漢制邊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唐室文
臣自貲外郎中以上為刺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等使
皆是養將帥之道豈嘗限以文武比年設武舉所得人
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之監臨欲圖其建功立事何可得
也臣僚舉換右職者必人才弓馬兼書算策畧亦責之
太備宜使有材武者居統領之任有謀畫者任邊防之

寄士若素養之不慮不為用也七曰辨忠邪夫忠賢之嫉姦邪謂之去惡惡不去則害政而傷國姦邪陷忠良謂之蔽明明不蔽則無以稔其惡而肆其毒矣忠邪之端惟人主深辨之自古稱帝之聖者莫如唐堯然而四凶在朝杞毀善類好賢之甚者莫如漢文然而絳灌在列不容賢臣願監此而不使譽毀之說得行愛憎之徒逞志則忠賢進而邪慝消矣八曰修預備國家承平天下無事將八十載民食宜足而不足國用宜豐而未豐

甚可怪也往者明道初蟲螟水旱幾徧天下始之以饑
饉繼之以疾疫民之轉流死亡不可勝數幸而比年稍
稔流亡稍復而在位未嘗留意於備預之道莫若安民
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為之擇守宰明教化
欲民之利則必去兼并禁游末恤其疾苦寬其徭役則
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質素蠲浮費欲
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釋之蠹絕奢靡之弊塞凋
偽之原則國食足矣民足於下國富於上雖有災沴不

足憂也書奏帝嘉納之進史館修撰擢知制誥入翰林
為學士再遷尚書禮部郎中王素歐陽修為諫官數言
事紳忌之會京師閔雨紳請對言洪範五事言之不從
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蓋言國之號令不專於上
威福之柄或移臣下虛譁憤亂故其咎僭又曰庶位踰
節茲謂僭刑賞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暘
今朝廷號令有一不者庶位有踰節而陵上者刑賞有
妄加於下者下人有謀而僭上者此而不思雖禱于上

下神祇殆非天意紳意以指諫官諫官亦言紳舉御史
馬端非其人改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復為翰林學士史
館修撰權判尚書省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陰中王德
用其疏至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帝惡之匿其疏
不下遂出紳以吏部郎中改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
河陽徙河中未行感疾為醫者藥所悞猶力疾笞之已
而卒紳博學多知喜言事嘗請罷連日視朝復唐制朔
望喚仗入閣間開便殿延對輔臣寬制舉科格以收才

傑選命諫員勿侵御史職事趙元昊反請詔邊帥為入
討之計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為一歲攻取之資不爾
則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又曰今邊兵止備陝西恐
賊出不意窺河東即麟府不可不慮宜稍移兵備之麟
延與原州鎮戎軍皆當賊衝而兵屯衆寡不均或寇原
州鎮戎軍則廊延能應援陝西屯卒太多永興為關隴
根本而戍者不及三千宜留西戍之兵壯關中形勢緩
急便於調發郡縣備盜不謹請增尉員並弓手籍其論

利害甚多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子頌別有傳

王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少聰悟博學記問過人初舉進士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母禪主司欲脫洙連坐之法召謂曰不保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遂與稹俱罷再舉中甲科補舒城縣尉坐覆縣民鍾元殺妻不實免官後調富川縣主簿晏殊留守南京厚遇之薦為府學教授召為國子監說書改直講校史記漢書擢史

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為天章閣侍講專讀寶訓要言
於邇英閣累遷太常博士同管勾國子監預修崇文總
目成遷尚書工部員外郎修國朝會要加直龍圖閣權
同判太常寺坐赴進奏院賽神與女妓雜坐為御史劾
奏黜知濠州徙襄州會貝卒叛州郡皆恟恟襄佐史請
罷教閱士不聽又請毋給真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
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日人無敢譁者徙徐州時京東饑
朝廷議塞商胡賦捷薪輸半而罷塞洙命更其餘為穀

粟誘願輸者以鋪流民因募其壯者為兵得千餘人盜賊衰息有司上其最為京東第一徙亳州復為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帝將祀明堂宋祁言明堂制度久不講洙有禮學願得同具其儀詔還洙太常再遷兵部員外郎命撰大饗明堂記除史館修撰遷知制誥詔諸儒定雅樂久未決洙與胡瑗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皇祐五年有事于南郊勸上用新樂既而議者多非之卒不復用夏竦卒賜謚文獻洙當草制封還其目曰臣

下不當與僖祖同謚因言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
象為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
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嘗使契丹至鞞淀契丹令劉六符
來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聖容以歸欲
持至館中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
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嘗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
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貴妃張氏薨
治喪皇儀殿追冊溫成皇后洙鉤撫非禮陰與內侍石

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劉沆在中書喜其助已擢洙為翰林學士既而溫成即園立廟且欲用樂詔禮院議禮官論未一洙令禮直官填印紙上議請用樂朝廷從其說禮官吳充鞠直卿移文開封府治禮直官擅發印紙罪知府蔡襄釋不問而諫官范鎮疏禮院議園陵前後不一請詰所以御史繼論之不已宰相意充等風言者皆罷斥既而洙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罷一學士換二學士且兼講讀前此未嘗有

也是歲京東河北秋大稔洙言近年邊糴增虛價數倍
雖復稍延日月之期而終償以實錢及山澤之物以致
三司財用之蹙請借內藏庫禁錢乘時和糴京東河北
之粟以供邊食可以坐紓便糴之急又言近時選諫官
御史凡執政之臣嘗所薦者皆不與選且士之飭身勵
行稍為大臣所知反置而不用甚可惜也及得疾踰月
帝遣使問疾少間否能起侍經席乎時不能起矣洙汎
覽傳記至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算數音律詁訓篆隸之

學無所不通及卒賜諡曰文御史吳中復言官不應得諡乃止預修集韻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鄉兵制度著易傳十卷雜文千有餘篇子欽臣

欽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贄歐陽修修器重之用蔭入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陝西轉運副使元祐初為工部員外郎奉使高麗還進太僕少卿遷祕書少監開封尹錢勰入對哲宗言比閱書詔殊不滿人意誰可為學士者勰以欽臣對哲宗曰章惇不喜

乃以總為學士欽臣領開封改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
饒州斥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
十七欽臣平生為文至多所交盡名士性嗜古藏書數
萬卷手自讐正世稱善本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為
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
湖舒二州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南曹知太常禮院再遷
太常丞知開封縣與御史高升試府進士既封彌卷首

輒發視擇有名者居上降祕書省著作佐郎監光化軍
酒起通判鄧州復太常丞林特知許州辟通判州事徙
知漢陽軍還判三司度支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刑
部員外郎遂知制誥遷工部郎中入翰林為學士權知
開封府忻州地震偃以為地震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
專上出而後宮外戚恩澤日蕃此陽不勝陰之效也宜
選將練師以防邊塞趙元昊朝貢不至偃曰遽討之太
暴宜遣使問其不臣狀待其辭屈而後加兵則其不直

者在彼而王師之出有名矣又奏戍兵代還宜如祖宗制閱其藝後殿次進之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範急恒寒若之咎請從末減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官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况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未幾

卒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十頃既貴悉以予族人初天下職田無日月之限而赴官者多以前後為斷偃請水陸田各限以月因著為令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者偃不敢發視亟焚之歐陽修始見偃偃愛其文召置門下妻以女偃糾察刑獄范仲淹尹京偃數糾其立異不循法者修方善仲淹因與偃有隙子元衡有學行能自立為尚書都官貲外郎并其子茂諱咸早卒偃妻直史館力約之妹與元衡婦韓茂諱婦

謝皆寡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至今稱之

柳植字子春真州人少貧自奮為學從祖開頗器之舉
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滁州遷著作郎直集賢院
知秀州除三司度支判官出知宣州擢修起居注知制
誥求知蘇州徙杭州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中召還為
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既而以疾辭改侍讀
學士知鄧州遷給事中移潁州先是張海郭邈山叛京
西攻掠縣鎮而光化卒邵興亦率其徒作亂逐官吏取

庫兵而去時植領京西安撫使坐賊發部中不能察降
右諫議大夫知黃州久之復其官坐薦張得一落職未
幾復其職如故歷知壽亳蔡揚四州分司西京遂致仕
累遷吏部侍郎卒植平居畏慎寡言笑所至官舍蔬果
不輒採家無長物時稱其廉

聶冠卿字長孺歙州新安人五世祖師道楊行密版奏
號問政先生鴻臚卿冠卿舉進士授連州軍事推官楊
億愛其文章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校勘館閣書

籍遷大理寺丞為集賢校理通判蘄州坐嘗校十代興
亡論謬誤落職再遷太常博士復集賢校理言天下旬
奏獄雖笞杖並覆而徒流不繫獄者廼不以聞非所以
矜慎刑罰之意請自今罷覆笞杖罪自徒以上雖不繫
獄亦奏覆從之判登聞鼓院歷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
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初翰林侍
講學士馮元修大樂命冠卿檢閱事迹又預撰景祐廣
樂記特遷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判

太常禮院糾察刑獄奉使契丹其主謂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孫固有昌者嘗觀所著蘄春集詞極清麗因自擊毬縱飲命冠卿賦詩禮遇甚厚還同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入翰林為學士母亡起復判昭文館未幾兼侍讀學士冠卿每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一日墜笏上前帝憫冠卿喪毀羸瘠既退賜禁中湯劑未幾告歸葬親至揚州卒詔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州初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漫

滅其可辯者云公先世餌霞棲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濱又云昭王大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雞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冠卿嗜學好古手未嘗釋卷尤工詩有蘄春集十卷

論曰學士大夫異於衆人者以操行修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不可不慎也禹錫迂陋不知止足之戒取譏當世紳急進喜傾洙阿諛附會晚節汙變卒忘

平生之學偃之恬正植之廉介冠鄉之雅尚其列侍從
庶亡愧焉

馮元字道宗高祖禧唐末官廣州以術數仕劉氏傳三
世至父邴廣南平入朝為保章正元幼從崔頤正孫奭
為五經大義與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善羣居講
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進士中第授江陰尉時詔流內
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治一
經或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

問疑義辨析無滯補國子監講書遷大理評事擢崇文
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旦聞其名嘗令說論語老子
羣子弟侍聽因薦之真宗試進士殿中召元講易元進
說曰地天為泰者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
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化帝悅未幾
遷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詔預內朝直龍圖閣預內朝自
此始天禧初數與查道李虛已李行簡入講易於宣和
門北閣遷太常丞兼判禮部吏部南曹皇子為壽春郡

王王旦又薦元宜講經資善堂帝以元少更用崔遵度
會遵度卒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仁宗即位遷戶部
員外郎為直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自
是仁宗益嚮學歷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判登聞
檢院同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多宿儒典領後頗用公
卿子弟任均管庫及奭元並命士議悅服同知貢舉進
龍圖閣學士預修三朝正史為翰林學士判都省三班
院史館脩撰判流內銓兼羣牧使四遷給事中明道元

年當監護宸妃葬事及帝親政追冊宸妃為莊懿皇后
改葬永定陵既發壙而流泉沮洳言者以監護不職罷
翰林學士知河陽王曾為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
棄外即召為翰林侍講學士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復
判禮院國子監上金華五箴賜書褒答修景祐廣樂記
書成遷戶部侍郎足疾氣憊屬李淑宋祁為銘志卒贈
本部尚書諡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慶弔未嘗過
謁二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不為世俗

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說孝經而已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尤精易初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率三日一誦易無子以兄之子諱為後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九歲能屬文舉進士第孫奭辟兗州說書領諸城主簿師民學問精博奭自以為不及夏竦尤所奇重稱為盛德君子論其文行願回兩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平軍節度

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郊王堯臣龐籍韓琦
明鎬列薦為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宮教授改著作
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宗正殿說書遷宗正
丞會趙元昊反罷進講師民上書陳十五事一曰咨輔
相二曰命將帥三曰東侍從四曰擇守宰五曰治軍旅
六曰脩邊防七曰求諫諍八曰延講誦九曰革貢舉十
曰久官政十一曰謹財用十二曰不遺年十三曰容諱
謗十四曰除忌諱十五曰慎出令因獻勸講箴明年春

帝遂御迎陽門召近臣觀圖畫復命講讀經史師民見
朝廷厭兵屈意以招元昊內不能平乃上言請任方面
以圖報効遷天章閣侍講同知貢舉進待制同判宗正
寺嘗講詩如彼泉流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
通通故清潔逆亂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
世清平邪人進則王澤壅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紂
正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而淪于汙
濁也帝曰水何以喻政對曰水者順行而潤下利萬物

故以喻政此于比興義最大後講論語問脩文德曰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義接之以禮講之以信皆是帝曰然其所先者無若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此實至道之要復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時所以四時變火隨木色近世漸務苟簡以為非治具而遂廢之至其萬事皆不如古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

改行子張之言為優他日讀漢記問長安城衆莫能知
共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帝
悅曰何其所記如此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異嘗盛夏
屬疾家居帝飛白書團扇為和平字賜以寄意累請補
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目以儒林
舊德將行上疏曰近覩太陽食于正朔此雖陰陽之事
亦慮是天意欲以感動聖心臣非讐史不知天道但率
愚意言之其月在亥亥為水水為正陰其日在丙丙為

正陽月掩日陰侵陽下蔽上之象也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謂以陰奸陽失其叙也又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謂下陵上侵其權也又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冢伯冢宰中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樗維師氏謂大小之臣有不得其人者也宗周之間時王失德今而引喻蓋事有所譬固當不諱凡天之示象由人君有失不然則下蔽其上古人君之失不過暴虐怠慢奢侈縱放不師古始

捨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慈仁恭勤儉約自檢動循典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誰之咎歟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膂之臣洎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慎東內外百執事及州縣牧宰使主恩究于下不為羣邪所蔽塞則億兆之幸也三遷刑部郎中復領宗正卒師民淳靜剛敏舉止凝重幼喪父哀感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志尚清遠專以讀書為事性極慈恕勤於吏治政有惠愛嘗奏蠲陝西旱租

又欲論權酷諸弊會仁宗不豫而止嘗患近世官失其
守作正官名議多不載有集三十卷子彥若試中書舍
人

張錫字貺之其先京兆人曾祖山甫嘗從唐僖宗入蜀
蜀平徙家漢陽錫進士甲科為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
昌縣遷著作郎知新州初建學于州自是人始知學再
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乃以錫知東明
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贖者吾所先

也歲中以治迹聞樞密直學士李及薦為監察御史丁謂貶崖州議還內地錫疏謂姦邪美國本與天下共棄之今復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雷州王清昭應宮災連繫甚衆錫言天災反以罪人恐重天怒願脩德以應之會論者衆獄遂解遷殿中侍御史權三司鹽鐵判官出為荆湖北路轉運使改尚書兵部員外郎還判度支勾院為京東轉運使淄青齊濮鄆諸州人冒耕河壩地數起爭訟錫命籍其地收租絹歲二十餘萬訟者亦息

判鹽鐵句院為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召兼
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權知諫院安撫利夔路歷度
支鹽鐵副使喪母起復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累遷
右司郎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遷右諫議大夫知
審官院進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國子監卒贈尚書
工部侍郎錫淳重清約雖貴奉養如少賤時讀書老而
彌篤初舉廣文館進士考官任隨以為第一及隨死無
子錫屢賙其家

張揆字貫之其先范陽人後徙齊州擢進士第歷北海
縣尉改大理寺丞以疾解官十年不出戶讀易因通揚
雄太元經陳執中安撫京東薦揆經明行淳召為國子
監直講徙諸王府侍講以尚書度支員外郎直史館荆
王府記室參軍府罷權三司戶部判官上所著太元集
解數萬言詔對邇英門令揆著得斷首且言斷首準易
之夬蓋以陽剛決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仁宗悅擢
天章門待制兼侍讀累遷右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

士給事中判太常寺一日進讀漢馬后傳至服大練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之詔改王溥諡有議欲為文忠者揆曰溥周之宰相國亡不能死安得為忠乃諡為文康加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出知齊州卒贈尚書禮部侍郎揆性剛狷少容闊於世務然好讀書老而不倦與弟揆相友愛揆為龍圖閣直學士

楊安國字君倚密州安邱人父光輔居馬耆山學者多

從受經州守王溥文薦為太學助教孫奭知兗州又薦
為太常寺奉禮郎州學講書既而奭與馮元薦安國為
國子監直講并召光輔至仁宗命說尚書光輔曰堯舜
之事遠而未易行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
說明暢帝悅欲留為學官固辭以國子監丞老子家安
國五經及第為枝江縣尉後遷大理寺丞光輔教授兗
州請監兗州酒稅徙監益州糧料院入為國子監直講
景祐初置崇政殿說書安國以國子博士預選久之進

天章門侍講直龍圖閣遂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門直學士皆兼侍講進翰林侍講學士歷判尚書刑部太常寺糾察在京刑獄累遷給事中年七十餘卒贈尚書禮部侍郎安國講說一以注疏為主無他發明引喻鄙俚世或傳以為笈尤喜緯書及注疏所引緯書則尊之與經等在經筵二十七年仁宗稱其行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嘗講易至鼎卦帝問九四象如何安國對九四上承至尊下應初爻任重非據故折足覆餗亦猶任得其

人則雖重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帝稱善又嘗講周官至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因進言曰古所謂緩刑乃貫過誤之民爾今衆持兵伐取民廩食一切寬之恐無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於餓莩至起為盜州縣既不能振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嘗請書無逸篇於邇英閣之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四章列置左右

論曰馮元質直博雅有古君子之風歐陽脩稱師民醇

儒碩學在仁宗時並繇宿望先後執經勸講庶有所補
益矣張錫清慎歛晦晚始見知揆及安國父子俱侍經
幄考求其說亡過人者夫博習脩潔之士潛德隱行不
聞於世者多矣繇是言之士遇不遇豈非命哉

宋史卷二百九十四